

## 斋月在土耳其 (3)：孔亚，苏菲主义，朋友们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05-31  
06:08

今年土耳其的斋月已经结束了，好快，还是我写得太慢，每一年斋月都要比前一年早差不多11天，重新看到天上的新月之后是三天的开斋节，去年在土耳其这三天刚好周二到周四，然后就拼成了几乎一周的长假，那个周末我在去伊斯坦布尔的路上，先是坐车到布尔萨，然后坐船穿马尔马拉海，交通堪比国内春节最后一天的返程高峰。

离开卡帕多西亚之后去孔亚（Konya 科尼亚）的路上也是搭车，先被一个开着破破旧旧的奔驰车（这种旧奔驰车在亚美尼亚更常见，看车型得20年车龄了）大叔送到Aksaray，然后在一个路口招手搭车，在那儿看到已经有两个土耳其男生也在等车，他们早上从安卡拉过来，准备一路搭车到东南部的Gaziantep，差不多七百公里的路，其中是一个学考古的学生，要去Gaziantep的一个考古现场做暑期实习，之前是学建筑的，聊天还问我读诗么，想起来也是学建筑后来一心写作的帕慕克。两个人已经在Aksaray路边等了一段时间了，看起来非常痛恨这个地方，除了等待时间太久之外，他们说，因为这里是土耳其最保守的地方之一，而他们两个看起来非常西化的年轻人，穿着破洞牛仔裤，纹身，打耳洞……估计和本地路过的司机互相讨厌，但他们都是很可爱和友好的人。

在Aksaray等车

我们等得太久了，太阳很晒，就往前挪了挪，在一个超市买了吃的，蹲在一个桥底下吃，馕饼，salami，起司，酸奶油，他们分给我吃，又到一个加油站等。不好搭车的另一个原因是斋月期间，很多是家庭一起出行，没有多余的位置，而且车上有了女性，一般也不会再让其他陌生男性上车。

最后是一个卡车停了下来，带上了他们，我不顺路，他们两个抱着我的头亲了亲我的脸，祝我好运，上车离开了，不多时，我也搭到车，一个不爱说话只是猛抽烟的大叔（土耳其的抽烟率太高了），把我送到了靠近孔亚的城郊，刚好在一个工业园的出口，有两个保安在，见到我这个中国人异常开心，告诉我怎么坐公交车到孔亚市中心，中间等得时间太长了，把保安亭里能找到的吃的糖喝的饮料都塞给了我，说欢迎你来孔亚，希望你喜欢孔亚，我们靠着谷歌翻译交流，公交车来了，保安又跑到司机窗户告诉司机我要去哪里，到了市区，我需要再转轻轨，司机还喊了和我一同下车的乘客，让他带我去旁边的轻轨站。

在孔亚认识了Efe，他是安卡拉人，在孔亚读书，也重复告诉了我一遍，这里是土耳其最保守的地方，很

无聊的，白天封斋，确实很多店铺都关掉了，街上罩黑袍裹头巾的也多了很多，路上也些许空荡，也可能是因为天气炎热。在Efe家里认识了两个法国男生，他们来过土耳其，这次过来看苏菲旋转舞，孔亚是苏菲梅夫拉维教团（Mevlevi Order）创始人鲁米生前活动和埋葬的地方，他的陵墓和教团所在地今天已经开放为博物馆，也是大多数游客来孔亚的目的，很多是在往返卡帕多西亚的中途短暂停留的旅游团。

Efe还有两个伊朗过来的客人，一男一女，来自波斯湾产油城市Ahvaz，两个人过境之后一路搭车过来的，两千多公里的路，真是千里迢迢，普通伊朗人出国不容易，签证之外（到土耳其似乎不需要），主要是伊朗货币贬值太严重，对他们来说境外消费压力很大，难怪再远也只搭车和露营，自己做饭，连喝茶的糖都自己带了，即使如此，也只是匆匆几天，可能在路上的时候都比游玩的时间多。

他们两个和我一样搭车从卡帕多西亚过来，很晚才抵达，我们在Efe家里等他们到了之后说一起做饭好了，然后出门采购，两个伊朗人，两个法国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土耳其人，我对吃的向来不是特别上心，虽然出国之后都自己一个做饭，但厨艺确实乏善可陈，能同一个菜连吃几个星期不厌倦，而且已经很少做中国菜了，但几个外国人聚集在国外，想是贡献点本国特色的东西。

于是我做了西红柿炒鸡蛋

然后发现伊朗人也做了西红柿炒鸡蛋(Iranian omlette/omlet-e gojeh farangi)，准确的说是鸡蛋炒西红柿，因为在伊朗是要先炒西红柿，然后直接把蛋打在西红柿中间，而且西红柿切得细细小小的，之后方便用囊卷着吃，在伊朗是常见的早餐，水烟店里都会供应，一般抽完烟，吃了伊朗西红柿炒蛋就去上班了。

所以桌子上有两个看起来相似的菜。两个法国人（他们来自布列塔尼）用茄子和蘑菇还有起司先煮后烤了一个我忘了法语怎么说的菜，土耳其人也用茄子做了茄子泥，有点糊了，但我们是客人，都没有揭穿，很客气，说不错。

Efe自己在家酿啤酒，所以还有啤酒喝，因为宗教的原因，土耳其的酒类加了很多税，所以这里酒精并不便宜，Efe才自己在家琢磨酿酒，当然很好喝，还有不同的风味，该是下功夫钻研了很多。我们从超市也买了红酒，伊朗男生不喝（在伊朗饮酒违法），但他又好奇，超市买酒的时候他用手机拍照片，还被保安呵止了，我一时不知道到底哪方做错了。

第二天我到市里去参观了梅夫拉维苏菲教团博物馆，这个教团的苏菲僧人因为旋转舞闻名，所以又被称为whirling dervish，我在土耳其并没有去看一场苏菲旋转舞，1925年苏菲教派被新诞生的土耳其共和国禁止，今天各地表演性质的旋转舞多多少少带着文化遗产的性质作为旅游资源保存和推广起来。

对于梅夫拉维教团的苏菲僧人而言，旋转舞是修行的一种方式，如同不停唱念真主的99个美名，或者像

它的创始人鲁米常用来比喻的酒和性一样，是达到迷狂状态的一种途径，最终是为了认识真主。伊斯兰的苏菲神秘主义代表了一种反理性主义传统，即使用哲学来阐释苏菲神秘主义的伊本·阿拉比也怀疑这种途径是否可能认识真主，唯一的真实，他主张用想象力，鲁米则认为理性的人有一双木腿，站得并不稳固，他评价伊斯兰大哲学家伊本·西那是在冰上行走的驴。苏菲神秘主义认为理解真主要通过精神上的领悟和洞见，所以他们跳舞和聆听音乐，相信可以感知真主，苏菲导师阿布·萨义德Abu Sa'id和伊本·西那在一次相见之后，他们彼此评价对方，伊本·西那说对方，“他看到了我知道的一切”，阿布·萨义德的评价是，“他知道我看到的一切。”

苏菲主义者首先相信真主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通过修行可以与之统一，10世纪的苏菲传道者Al-Hallaj曾在门外被问过是谁在敲门，他回到“I am the truth”，而Truth是真主的名字之一，所以苏菲主义常被正统伊斯兰教认为是异端，他们常用“爱”来表达自己的和真主的关系，毕竟再没有什么比爱更不理性的了。

苏菲主义相信真主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苏菲导师al-Qunawi认为宇宙只是真主对我们显现的方式，如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比喻，被创造的万物只一种镜像或映射，苏菲主义者还有类似的比喻，比如宇宙万物只是海上的波和纹，真主才是唯一真实的海。al-Qunawi还认为相对于我们对万物日常表象的认识，还有一种更高的认知，不能通过思辨和理性讨论，要通过带有神秘色彩的暗示，或者诗。

而鲁米自己就是一个著名的诗人，常常在诗文里用爱表示自己和真主的关系，当然有可能是暗示自己心爱的朋友和导师沙姆士（Shams Tabrizi）。苏菲主义者认为爱是和真主的统一，主张舍弃自己，所以有禁欲苦行的传统，认为自己和外面的世界都是虚妄的，如同影子一般，是我们和真主之间的障碍物（veils），鲁米所言，只有拔掉瓶塞我们才能品尝到美酒。

从鲁米的陵墓出来，四周有一圈建筑，是梅夫拉维教团生活起居学习的地方，以及更多墓地，墓碑上装饰有教团僧众所带的帽子（turban）。而鲁米自己的陵墓上有一个巨大的绿色圆顶，旁边一个大厅如今陈列着鲁米的一些遗物，古兰经写本等等，还有先知默罕默德的胡须，后来我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也看到了先知的胡须，当然奥斯曼苏丹的收藏还有更多，比如先知到刀剑，手杖，登宵前的脚印....

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可还免不了众人觊觎珍贵和所谓神圣的东西，记得萨尔曼·鲁西迪的一个小说讥讽一个印度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家庭因为意外得到先知的胡须后着了魔，最后几乎全家惨死，这个据说有神奇魔力的胡须最后落入了一个盲人乞丐妇女手中，她的眼睛突然能看到东西了，可是不再眼盲之后就不能讨饭了，她无以为计。小说里的胡须失窃是克什米尔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奈保尔提到自己在克什米尔跟随一个印度教朝圣团到一个山上朝圣，回城的时候自己信赖和依靠的穆斯林向导管家亚奇兹因为急着赶回斯利那加城参加先知胡须的巡游提前跑了。

来鲁米陵墓参观的有一些是苏菲或穆斯林信徒，更多到此一游的游客想是听说过鲁米是有名的诗人，从陵墓出来之后很多游客也已意兴阑珊，在院子里游乐玩水，庭院四周的房子里有一系列梅夫拉维教团历史的展览介绍，和其他苏菲教团一样，他们强调师承，等级，虽然苏菲主义要求个人体悟，认为真主存在每个人的心中，通过探索内心即可抵达，但还是要通过向导师学习，如鲁米所说，既然你还不是真主的舌头，那就先成为变成耳朵，听讲上课。

#### 梅夫拉维教团的陵墓

从梅夫拉维博物馆出来之后到外边一个清真寺休息避暑，外边太晒了，土耳其的清真寺非穆斯林基本也都可以入内，在伊朗的话要看情况，印度的话基本就比较难了，我之后去印度在Ajmer也到一个苏菲圣人Moinuddin Chishti的陵墓(Ajmer Sharif Dargah)参观，但也只在庭院走了一圈，永远嘈杂喧闹拥挤的印度即使在圣人的陵墓也难找到片刻平静的地方。脱鞋进去找一个地毯的格子坐下来，发现礼拜的时间到了，人群开始涌入清真寺，很快就满了，我这个卡菲勒也坐在里边低着头，之后讲台上有一个小男孩在诵经，声音抑扬顿挫，午后我有些昏昏欲睡。

第二天是开斋节第一天，像春节一样，餐馆商场超市都关门了，我和克莱曼（其中一个法国人）出门给大家买吃的，外边空空荡荡，找了半天发现有一家开门的，好歹买了食物回来，我要坐晚上的夜班火车去伊兹密尔，不然倒是很想和这些刚结识的朋友多呆一会儿，一个人在外边旅行，似乎分别多过相见，很多人一辈子都是一面之缘匆匆而过罢了，即使结束旅行后自己的生活也常是周转不定，别后不知君远近，渐行渐远渐无书，疏离如叶落入水，身不由己，水阔鱼沉何处问？到后来也只是如同当初没有认识一样，彼此都不记得了，情似孤舟甫离岸，渐行渐远渐生疏，也反而更想珍惜各种一面之缘结识的人。

克莱曼知道我之后要去伊朗，介绍他在伊朗德黑兰的朋友给我认识，我后来到了德黑兰，最后一晚住在他家，他也是法国布列塔尼人，在德黑兰学波斯语，住在他的伊朗女朋友家里（他女朋友在法国学习），和他女朋友的妈妈和哥哥住在一起，我在德黑兰也是临时求助，他们慷慨地接纳了我，他们家里还有两个正在伊朗旅行的法国人，我们一共6个人，睡在二楼的地毯上，夜里一人摊开一床被子，因为地方不够，我们倾斜，拼接，形成不同角度，连缀成形，如果没有天花板，星星会困惑我们在摆弄些什么奇怪的星座。

我临走的时候要南下去伊朗其他地方旅行，Shanaz（他女朋友的妈妈）在家门口给我举行了一个小小的送行仪式，大意就是为我赶走邪灵，保佑我旅行平安，我先要在她胳膊下边来回走三遍，她要一直用波

斯语念一些我不懂的咒语（声音很小，因为这是迷信，伊斯兰国家对这些异端信仰并不宽容），然后让我一直走出门，不要回头，她在后边洒水。临走前他女朋友的家人在一个伊朗纸币上用波斯语写了一首萨迪的诗给我，我也留了一张人民币，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又想告诉自己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我一直是一个对各种仪式毫无兴趣甚至抵触的人，我没什么兴趣去看苏菲旋转舞，知道是表演，我也从来不参加同学朋友的婚礼，自己（如果有幸或者不幸）结婚，也肯定不会办所谓的婚礼，节庆走亲访友也是能躲就躲……可这些形式又好像总黏连着感情，感情总是自己无处安放的东西，它可能需要一个介质，我当年出国的时候还被我爸塞了一包故乡的土，在温哥华过海关的时候还想这算不算是需要申报的外来物种呢。苏菲主义包括基督教从圣安东尼开始一些隐修主义，决定全心全意侍奉对上帝的爱，尽量泯灭自己，禁欲隐居，但还是要身体力行地做各种修行仪式，而且遥望彼世的宗教在很长一段时间似乎是此世间最形式或者保留最多形式的东西。

我也想让我爱的人知道我想念他们，可我又不知道如何去做，用什么形式，我只有一些语言而已，噢语言也是人类的形式，可能苏菲主义者不会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和上帝真主的直接接触是一种味道（taste），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那就这样吧。

鲁米有一首诗叫，就这样

如果有人问你

我们所有的性欲

都被完全满足

那会怎样？你就抬起你的脸

然后说

就这样

当有人谈论夜空的美妙

你就爬上屋顶舞蹈

然后说

就这样？

如果有人想要知道什么是“灵魂”

或者“神的芬芳”有何含义

将你的头靠近他或她

让你的脸贴得很近

就这样

当有人引用古诗的意境：浮云渐渐遮住月亮

你就一节一节缓缓解开

你的长袍

就这样？

如果有人怀疑耶稣如何让死人复活

不要尝试解释神迹

你就亲吻我的双唇

就这样，就这样

如果有人问

“为爱而死”是什么意思

你就指指这里

如果有人问我有多高

你要皱起眉头

用你的手指丈量

你额头皱纹的间距

这么高

灵魂有时离开身体

然后返回

如果有人不信

你就回到我的房间

就这样

我是灵魂居住的天空

凝视这越来越深的湛蓝

这时，微风在述说一个秘密

就这样

当有人问有什么事要做

你就点亮他手中的蜡烛

就这样

约瑟的香味如何被雅各闻到？

呼——

雅各如何复明？

呼——

一阵风儿扫净眼睛

就这样

当沙姆士从大不里士回来

他就会把头靠在门边

把我们吓一跳

就这样

沙姆士（Shams Tabrizi）是鲁米的老师和挚友，鲁米因为他的离开曾万分伤心。

是啊，就这样，我也说不出来，也不知道怎么做，在每个夜晚回想的时候。

---

Notes: 关于苏菲哲学的内容，都来自Dr. Peter Adamson做的Podcast History of Philosophy Without Any Gaps，他从10年开始做这个播客，现在才讲到文艺复兴，如果对西方哲学（包括伊斯兰，非洲和印度）可以听听看，不知再过10年会讲到哪里，感谢这些传播知识的人。

